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甬上耆舊詩卷十三

監察御史胡文學編

教授鄭先生本忠

字本忠少篤學從鄉先生舒卓受尚書時方氏據浙
東三郡擅爵祿人惟先生與里中方遜庵義不受偽
署益杜門讀書多識古今為文章必中矩度同時胡
世佐林清叔楊彥常鍾士懋諸人竝見重儒林先生

金史卷之八十三
卷十三
常與相資益洪武中舉明經不起以薦為昌國訓導
改秦府保安王教授卒于官有遺集行世

題李白匡山圖

瀑布吹花落翠微
石林風露淨秋衣
若為結得雲松屋
頭白匡山不用歸

袁給事珪

字廷圭父士元見前傳公少善讀書工詞翰洪武中
以禮聘至京授高州茂名主簿出繫囚均縣中賦役

民甚德之嘗從勒粉壁寨徭賊運儋州餉至軍卒破
賊坐違式事奪職戍大寧以詩文自娛傳于燕邸召
為府紀善靖難後賜銀幣官禮科給事中稱為敢言
三年出判岢嵐州七年東宮監國舊都公入賀優以
閒曹改浙江布政司照磨九年仍判和州復兩見舊
都賜賚益厚以秩滿乞老終于家公為人長厚事父
篤孝歷官家無餘財自號清白生所著清白集

題青山白雲圖

山色秋光何所似烟涵紫翠連千里半山雲斷山欲摧
落落長松扶不起松根茅屋山人居竹牕蘿徑環鳴渠
我欲訪之不可得且來獨坐披新圖

臨清軒為儋州宜倫縣丞李公載作

花縣東傍屋似舟曲闌芳檻總臨流枕椰雨滌一天暑
菡萏風生五月秋紫燕掠泥粘畫軸金魚吹浪動簾鈎
公餘清事應如許民庶何妨九載留

周翰林翰

字維翰永樂三年舉于鄉次年會車駕臨太學獻賦
稱旨入翰林預修永樂大典除翰林典籍先是文淵
閣所儲古今書籍歲久多失詮次維翰為理葺歷二
載甲乙秩然諸書要旨輒能記憶遷簡討預修兩朝
實錄簡牘繁衍維翰窮殫心力書垂成而病垂歿惟
問史成若何語不及家事維翰為文務宗班馬出入
唐宋諸大家下筆千百言須臾而成有文集藏于家

遊阿育王山

款款籃輿駐嶺隈參差樓閣淨浮埃曇華香落諸峯寂
舍利光分萬鑑開雲煖金沙龍躍出月明玉几鶴歸來
平生幾兩登山屐覽勝應須步石苔

訓導戴先生安仲

字仲莊為人耿介有氣節先是里俗治喪多尚浮屠
先生家獨禁不行用小宗法立祠堂行朱子家禮復
延里中耆宿率羣從子弟日從講學以耕讀傳家行
義為鄉邦所重太守王璉高其名薦授郡學訓導模

楷一時秩滿入覲勅賜致仕歸自號樵國老人所著
歸田集得年八十有四

橋上

誰能閒兩屐日訪竹橋西
緇社纔分偈奚囊任失題
水生魚欲上烟定鳥初栖
却憶東臯路新荒秋草畦

司諫周公冕

字汝服贖菴從弟也六歲讀書日誦數千言十三補
諸生訓導徐和仲見而器之授以琴輒善鼓琴尤精

于法書自秦漢而後碑版藏帖務盡其妙兼善墨戲
名籍然一日父勅之曰若非玩物喪志耶公奉教惕
然自悔遂盡棄所習耑精問學永樂中貢于鄉會徵
天下文士纂修大典郡中以公應詔至京從事史館
十年太宗北狩凱聞公獻頌春宮除正字十二年大
駕還京遷春坊司諫在講筵善于啟導受禮遇殊等
公名日重益自謙慎每朝退坐一室讀書非召見公
事不出客至寒暄外未嘗稍及朝廷因更號訥庵未

幾竟中人言論死年三十八一時寬之仁宗即位首
念舊臣遣使驛召公長子庭授鴻臚署丞給俸讀書

題雙鳩

杖頭拂雨弄朝陰時送鳴聲出遠林對立遠峰春意早
一簾疎雨畫堂深

鄭少卿雍言

以字行與兄復言俱鄭先生本忠子也以進士改庶
吉士授中書舍人仁宗監國每見命賦詩率立就尋

命署禮部尚寶司及六科事上嘉曰卿不獨文詞典
雅書法亦甚莊楷類卿為人遷河南按察僉事宣宗
即位雅重其名留直文華殿日備顧問特賜給事牙
牌以便出入遷太常少卿兄復言亦由庶吉士歷官
太僕少卿引年歸兄弟友恭竝能承其家學位至名
卿人以二難稱之

次胡學士廣從游萬歲山韻

朝野霑仁化扶桑送日紅詔頒丹鳳闕駕出紫微宮文

武迴千騎旌旗繞半空山川供勝覽咫尺五雲中
駕馭青山窟雲連白玉臺一春花自發千載鳳還來水
殿珠簾捲瑤階雉扇開風和日初麗天意故徘徊

知吉安府陳公本深

字有源別號涇泉年十三補諸生第一永樂中舉于
鄉適詔選新進士舉人有學問者入秘閣纂脩公即
被選歷四年擢刑部主事畿內有韓廣者為盜殺人
有司不能得繫及無罪十八人置獄公以計獲之十

八人俱得免擢員外郎會居二親憂廬墓舍刑曹需
公辦事詔起復公上疏乞終制詞義哀宛上許之宣
德初以雄劇九郡闕守上特命大臣慎舉才吏出守
郡少師楊公士奇以公應詔守吉安命乘傳赴郡賜
勅書自藩臬以下不職俱得劾奏所屬吏及郡中豪
大家有罪即繫治雖勅太守如御史臺行事時吉有
巨猾彭搏等十九人自號十人為龍九人為虎橫行
里中前守不敢治公至郡陽為寬大若不聞復密遣

人與諸豪相結久之為具酒召至後堂與飲公已潛
伏壯士于座上盡拉殺之曳十九屍出府門一郡大
驚遠近盡相賀樂安大盜曾子良據太盤山為亂有
衆萬餘公以地逼永豐使將先率兵伏于界上賊果
至伏發大破之斬子良初公為政務舉大綱畧苛小
及大猾既殲乃大起學舍立忠節祠築堤捍水復諸
廢郡中無事益疎闊法網與民休息每晨起鼓而坐
堂吏無所白輒解衣卧閣中間有訴事即呼至榻前

與辨曲直立遣之亦不受狀郡中大治九年以秩滿
入覲當遷吏民相率先入京奏留之少師楊公復為
請上嘉之召宴內庭賜御製上林春色詩及招隱歌
晉中議大夫贊治尹使還治郡恩寵甚至楊公亦贈
詩有曰螺川城外人千萬爭候神明太守歸公再治
郡九年益無事凡士人有嘉慶肅之燕輒往燕罷使
左右互攜果餌遇坊市小兒則投而啗之往往擁其
輿蓋解前民有舉女者漸見其長一日聞其家鼓樂

迎娶聲公笑曰吾初來是乳下兒今可作人婦吾豈
得復留此是歲當再入覲吏民知公有去志遮馬首
哭不得前公好謂曰吾即歸當復至郡中得相見也
公入京遂力請老上特勅賜公還鄉公念與吏民約
復至吉與郡中人日飲叙別流連踰一年始行行時
送舟聯數十里帆櫓相接適有御史持節過遣吏問
之為太息而去公歸田復十二年壽八十一終于家
吉民至今奉嘗公不絕凡所治九縣人為浙中大吏

如蕭都御史廩陳御史德鳴李御史邦華俱遣官脩公墓祠致祭百十年後尚有之其去後餘思若此

先六峯先生以御史按江右至吉安特脩祭拜公祠下為文具述公治狀故嗣傳公得較詳公既歸田供所賜還鄉勅亭中以示子孫為郡十八年家無餘財與請老薦紳五人時從觴咏徜徉山水間人稱為五老陳氏世居東臯族人數千公為族之長十二年時鄉論甚嚴凡歲再行飲射讀法士大夫非告年歸里

不得為大賓唯公以名德之重在賓位二十有四鄉
邦榮之余既作公傳近更從陳氏家乘錄得公詩二
首文翁召父復有文章真竹帛之光也

戊辰余告致仕廬陵士大夫分題賦詩為贈余亦
答一章少酬其意

忝守忠節郡蹉跎二十春及茲成白首優詔許乞身仰
荷羣公饒崇觴出城闈維時凍初解祖道無纖塵分題
郊亭寺賦者凡七人寸心愧難報千里長相親

贈孫某宦遊

賢勞王事獨驅馳，歷盡風霜歲月時。
路上有山隨去馬，舟中無月聽晨雞。
雲飛鄉國懷情遠，水繞江村覺意遲。
莫道宦遊多寂寞，會看鳴珮到丹墀。

知府戴公浩

字彥廣，號默菴。永樂庚子舉于鄉，初判東昌治河。有
麥商舟覆溺死，公為收殮貯所遺金數百鎰，召給其
家浚臨清牒，得金玉奇貨甚夥，封寄縣藏，尋有中貴

人自言所遺閱其數果驗立還之九載遷守雷州適
苦海鹵傷稼公至為築堤禦水民歌其功適廳事梁
上產芝三莖人俱為公頌改永州又改鞏昌歲飢禱
發邊儲粟三萬七千餘石以賑民監司曰太守豈不
知法耶公謝曰法固在如民飢何若以守一身得活
十萬人命固將甘之乃上疏自請罪詔特原之天亦
雨是歲大熟開山道上盜每白晝出闌取客財公設
計殲之以年近七十上疏力請老致仕初在東昌秩

滿民歌曰于別駕公實惠吾儂廉慎忘躬能使年豐
及在鞏昌除盜諸商集庭下呼曰君侯守邊惠政無
前我道我行蕩蕩平平公笑遣之每去官民無不遮
道哭塞馬首至走闕下請留所在俱為生立祠公家
居齒長羣宗立義塾義塚生教死瘞身持篤行以為
宗族法郡太守行鄉飲禮公在賓位者四十有八脩
眉皓首進退甚詳巋然為里中之望壽至九十三體
尚不衰性喜吟咏善書亦工畫謂魚遊可樂諸花惟

梅格清絕因獨畫此二種隨題一小詩援筆而成天
然可愛張東臯先生嘗有觀戴太守畫魚詩為時所
傳公既喜寫魚及生諸孫遂盡以魚命名其曰鰲鯨
鱉鰲俱通顯有名里人稱為同胞四進士並見後傳

春曉聞鶯

東風微度栗留聲羌笛輕調百轉清喚起春光無覓處
柳汀花嶼霧冥冥

咏春

九十春光似酒濃
隔簾香暝小桃紅
杖藜緩步尋芳草
閒逐黃鸝過水東

倉副使梅讀楊先生自懲

宇復之栖芸先生子也性篤孝友能傳其家學宣德
中以易應鄉舉罷歸有司強辟為吏六年上京師再
應順天鄉試不第已已之變先生痛時事作咏史詩
二十章識者謂過于慟哭以積功補泉州倉副使監
司知其賢使署德化縣到官勞心撫字民甚德之監

司方論薦會以疾卒先生教二子守陳守陞並為國
名臣歷贈吏部侍郎學者稱梅讀先生遺集行世

皂河至邳州

河中新水足空外片帆飛沙鳥聲何碎江蘼綠正肥行
舟隨處泊遊子幾時歸呼取蘭陵酒微吟對夕暉

自和

驂騑遠騁鳳高飛奈我于今出處非太守謾竒王子贛
功曹誰重尹翁歸業勤經史從人笑分守齏鹽與世違

常想拂衣歸隱處
閒雲流水舊柴扉

蒙洲人家

人道蒙洲好
住居停舟試問近
何如幾家烟火秋風裏
數里丘墟野燒餘
月夜驚鳥猶遶樹
夕陽歸犬暫依廬
于今狐兔昏穢滅
幸免城殃及子魚

郊行

雨餘村路泥塵沙
風信初終紫楝花
雞犬聲聞在何處
綠陰林麓楚人家

布政使余公洵

字允清布政麟子也少嗜學以父任充國子生舉順
天鄉試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為福建按察副使改
湖廣復改陝西奉勅撫治荆襄漢中時都御史項忠
都督李震收捕山賊小王洪濫殺流民就食者三千
餘人誣楊太等十一戶為黨俘之公廉其狀即引同
官力爭太等得不死監軍張寬復謀發兵搜捕入山
流民公抗言曰流民計避死入山前所殺已過當奈

何復益之以要功耶寬等懼得止因大銜之既而論
功各進秩有差公獨無所叙遂以右布政力請年致
仕公由刑曹出為三省藩臬凡三十餘年脩整如一
時論以有守稱之

東山寺

烟水東湖闕幾灣維舟散步又東山鶴歸古殿鐘初歇
僧指高墳草未刪落日峯低侵眼碧踈林雲淡比心閒
翻嫌丞相施金重時有催租吏叩關

哭長清李處士

先生德學已經年此日人傳地下仙
細草春風虛講席孤燈夜雨罷吟壇
門傳通德推前輩家有藏書啟後賢
惆悵諸生齊洒淚太玄墳舍在寒烟

布政使錢公奐

字文奐紀善公安之曾孫也以進士授戶科給事中
出為廣西參政公狀貌魁岸善方畧為治多赫赫名
吏民有寧欺翁不可欺錢公語在官常詢民所疾苦

期必療之柱節所經雖隕崖急狀地極荒側亦無不
至時義寧賊起衆議轉輸為憂公請以銀給兵使因
糧于賊議者為詘潯洲老監賊起公身馳入其寨以
片言定之土官岑豹羅文愈相構訟並與宣布德威
遂帖然諸蠻性悍不可化或更獬突為亂公即立率
所部卷甲趨之諸將多却顧不前公獨出奇奮擊卒
破賊其後廣東有變督府知公善用兵檄使督陳公
隨提兵赴召朝廷旌其功再錫文綺一增祿擢湖廣

布政使值大旱公疏請暫停造紙以蘇民困詔可其
奏服闋再補廣西民相賀曰不圖復見錢公也都御
史韓公雍征大藤峽適歲祲軍需不得應公至措置
得宜上下充給賊平決遣所俘獲無辜其衆公自諫
垣歷長二大藩踰三十年所在有奇節生平監于知
足遂力乞骸骨歸里日著詩文自娛凡里中世家叙
傳多出公手垂老慕攝生之術以高年終于家

蕪湖登漢妃廟

性癖貪奇暫泊舟坐披片石瞰中流雷鳴浪底擊鰲骨
雨過江心見佛頭萬頃奔濤翻日月一杯薦食老春秋
至今遺事傳昭烈蜀水吳山共結愁

九日

帶雨零沽酒半觴西風蕭瑟動宮商籬前對菊醒醒坐
竹下煎茶款款嘗高興獨嫌山不近閒情猶喜日偏長
明年此際開懷抱移傍雲崖結草堂

工部張公愷

字惠和以大學生選知江陵縣遷工部主事出知常州府命下而卒公始知江陵王府校卒見令常坐不起即啟王杖而遣之王所為不法公白守曰吏不得繩王以法宜密聞于朝請上治之遂與守列上其事朝廷察其言審遂廢王終身民快之太守未嘗以屬吏待公常呼曰大令時朝命督府征交趾兵過守令無不遭譴者道江陵公以鼎肉餉軍一軍盡喜督府奇之欲試公倉卒日晡時以令牌立取火爐及架數

百公即命木工以方漆桌鋸半脚刻其中置鑊然火
又取竹束火燎數千即盡收民家箬簾立應之又取
馬槽千餘公即命匠併各戶婦人用緜布縫成槽綴
槽口以繩繫木椿張其四角飼馬良便卷收軍中遂
足用三事俱取辦倉卒督府嘆曰此真應變才也即
奏為參謀寢不下比去官江陵民為立生祠遷工部
主事周文襄公撫南都常以戶曹從督運特奏公同
行每至州縣輒以張戶曹不可犯告之松江守以美

綾三百匹置舟中來迎比公登舟見之悉以綾封庫
欲舉劾太守肉袒謝得免由是守令俱自重犯法公
性精于吏治臨事機張鍵閉即有伏姦目指取必盡
得其隱雖豪大猾俱斂手莫敢犯治獄無繫囚稍積
數人即立決遣之從子參政琦所論著公事最詳

昭君曲

出關篳篥更頻催隴水千年去不來若作從軍一蕩子
猶能生向玉門回

都給事中毛公弘

字士廣少稟至性每讀書至古忠臣烈士輒抵掌自
喜中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歷九年進都給事中公在
諫垣時言論激昂天下望其風采凡關時政得失廷
臣有邪正輒直言無所避上每見公䟽輒曰昨日毛
弘今日毛弘然終用其言翰林章懋黃仲昭莊昺以
諫鰲山忤旨廷杖謫外公抗言三臣出自草茅初居
史院能不顧其身敢言直諫此真盛世事乞復三臣

原官先是翰林羅倫亦以論李賢起復被貶公言之
益力謂倫不足惜恐天下將以言為諱遂得旨四人
俱改官南京會慈懿皇太后崩上命議祔葬禮公首
具疏曰慈懿皇太后為先帝配為皇上之母慈愛兼
至今壽終後自應合葬裕陵居左皇太后萬歲後居
右一體祔廟誠合天下萬世公論今上諭謂于聖母
有礙當在裕陵相近擇地安葬臣等肉顛心驚不勝
嗚咽皇上奉兩宮生事如一不應于其身後別而二

之皇太后即不從當再三幾諫無陷聖母子有過之地且深恐天下或有竊發以正名為詞則禍將不可言臣等敢以死諫由是太后亦開悟上即批荅曰所言俱合朕意遂得祔葬如禮公直聲益震太后欲識其面垂簾見之宮人俱呼為毛秀才時有上所幸臣望一見公數使客致意公但荅以將往竟不與通前後執諫十餘年上方大用公會中疾暴卒天下惜之

揚子寒潮送陳都閩文

渺渺來京口蒼茫接遠汀寒聲隨落月流影帶疎星楚
樹遙村暝吳山隔岸青夜深舟泊處欹枕若為聽

參政章公銳

字元德章氏世為德門公少受致和先生家訓以進
士官刑部主事進郎中公善持律過老吏嘗審錄河
南陝西山東江西諸大省獄多所平反有中貴人橫
甚欲奪煮鹽利因構諸商家罪所連數百人公直其
枉盡遣之出守鳳陽會宿人有聚為巫者吏捕當以

反送所繫甚衆請械逆京師公獨曰是罪在左道惑衆郡縣所應治即日誅其首餘盡杖而釋之孝宗即位公應詔陳十八事其論天下時政所關八條鳳陽軍民利病七條多議行會脩皇陵公裁損冗費一不擾民歲旱蝗復䟽蠲常稅三之二遷湖廣參政至官革私醜節諸靡用撫卹流亡禁岐府官校不得強攫市物數拒中貴人橫請衡州新建雍府公為程督省工費鉅萬值錦田苗種反地寂瘴癘當事俱憚不行

公獨提軍將發衆泣止不聽遂設方畧以單師深入
平之公竟身冒霧露尚力疾行至臨武顧謂從吏曰
某事某事猶未行即絕至死不忘國事聞者惜之

送友人之任聊城

聊攝層臺古江山接上都君行陳六職民樂佐雙鳧春
雨花明袂東風酒滿壚相看歌別調日落照平蕪

題畫

洶洶驚濤拍上流荻蘆深處暫維舟若翁非是忘魚者

直待風恬自上鉤

都給事中章公鎰

字元益以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遷兵科給事中彈劾無所避時妖僧繼曉以術得幸常迎至宮中妃嬪以下俱膜拜受戒王公勲戚趨候其門公憤然曰此國家大蠹也吾當以死諫即極言其邪教亂俗乞正法以肅朝廷疏入繼曉寵遂衰公直聲震于朝遷都給事中論列益力權貴俱為斂手時同里毛弘與公

同在諫垣並有重名京師為之謠曰毛黃門口章黃
門手毛章在朝神驚鬼走其風裁若此後威寧伯王
越鎮邊多殺麾下首級邀賞公摘發其奸及越在京
營虧耗卒伍復連章論之竟為所構遂挂冠歸里唯
以詩歌自怡遺集藏于家

癸卯歲抵寓崇文門

平曠猶郊外清深即灤西亂蟬鳴樹急佳果壓枝低靜
坐時捫腹閒吟或杖藜知心有良友枉駕路多迷

御史金公洪

字惟深中進士出知靖江縣歲餘縣大治以才徙知
吳江靖民為生立祠吳江號為難治有勢家橫行賦
役繁閭左罷于奔命每占一役不破碎其家不止公
嘆曰虐政有甚于此耶乃痛抑豪大家為民分其役
與裁濶狹節冗費歲所減米緡數十萬民力幸蘇其
輸租更以最吳人德之生子多以金命名當道為請
于朝頒其法通行州縣每六察至吳江獨無平反怪

問之太守曰吳江令故善教民也適歲屢飢吳民留
公至七年擢監察御史出按陝西行邊條上地方便
宜奏免大小文武官數百人墨吏俱望風解組去時
有以車載冠之謠公名大震再按山東適有二巨璫
出選婚勢焰張甚所至索饋獻動千計公乃先發一
檄盛稱二使廉正有司宜遵奉不許妄有科率損使
者廉名所在張之探璫所向輒行部按其後竟不得
肆又勢閹多以家人冒充勇士侵月糧公奏請嚴革

月省糧數千石前後亢抑閭豎逆瑾不能堪為揭其名于壁先使人諷之冀以賂謝公不答瑾怒益甚會公出知松江府乃誣公在官所解布惡械至京然公實無可罪得釋遂卒于家父亮官武庫郎中子樸亦以進士官職方主事三世並由甲科起家有名

題便面釣魚圖

楊柳沿堤綠帶舒小舟趁月泊江墟遊人莫誤垂竿意
不釣浮名自釣魚

林長史桂

字士英以明經訓導舒城金谿二學遷遼府紀善右
長史致仕性篤孝友善色養嘗構小亭以娛父植槐
為蔭其樹槁而復生人俱頌之兄華得危疾為涕淚
求醫果得異人授方一劑即愈其為人澹泊少欲得
年八十八

南旺湖即事

遙望南湖浪拍狂
曉烟迎日半蒼涼
帆前水草疑無路

袖底風花別有香繞舍初逢蠶上箔隔村又賀麥登場
郊原頗洽清和意醉倚高歌似故鄉

錢副使瓚

字延佑以進士出知潛山縣改知青陽俱有治績歷
遷至廣西副使嘗行部至梧夜夢婦衣裂麻持牒哭
訴于前心異之梧有王姓者以毆死初謂其兄殺之
妻刁氏更訴其姪罪未定而刁死公適鞫繫囚至王
獄按牘凡年六十長于第二十人公謂六十人力衰

不能毆壯者至死是必姪殺之一訊輒伏乃悟夢中
婦即刁也公論疑獄率如此及解官橐中無長物家
居四壁澹然也嘗自號恬菴所著恬菴集藏于家

古木

直幹無枝葉淒涼古道邊忽疑人獨立遙謂劍孤懸風
過無松韻春回失柳烟止堪吟作料助我筆如椽

宿羅舊驛

剡桐小小渡溪船溪遶山程半野田清濁烏聲叢翠裏

高低茅屋亂峯前，尋芳眼底無窮藥。眺遠林梢一抹烟，自是寸心圖報重。敢言勞勩未安眠。

知縣張公伯祥

初名瑞，以字行，號西畦。元末其先人避地高麗，還里人遂稱為高麗張氏。公少嗜學，有大志，嘗上書太傅屠公少宰楊碧川先生論科場之弊，為時所傳。已舉于鄉，謁選授知蕪湖縣。有巨商犯法，夜餽千金，公却之，曰：為吏若得人一錢，即不值一錢矣。竟按其罪，尋

改知靖安公作省民條約與相清淨縣中大治乃築
喜幽亭當衆石佳處引賓佐觴咏其間自作亭記在
官六年將入覲聞逆瑾擅命遂悵然解組歸里公天
性孝友事父色養備至兄弟四人雖一果片脯必與
同味食指約五十餘門無異烟既而故宅漸不能容
乃別于宅南築室與諸弟奉父以居名曰雍睦堂里
人遂更稱雍睦張氏父卒年八十八公哀禮兼盡晚
年惟與董山李先生堂葺齋袁先生孟悌常相唱酬

所居齋曰西畦書屋因稱西畦先生張氏至今多賢者公後人曰汝翼與余交最善

雍睦堂成次陶公田園居

解組迅歸棹儵然抵家山兄弟喜無故嚴親樂高年未堪逼市栖非徒比顏淵幸茲長川隈負郭原上田經始結吾廬樹靡古陌間種菊成籬落芙蓉照簾前初釀已可漉厨炊發新烟但得豫親色華髮任在顛心遙地與俱松鳧共閒閒俯仰終宇宙勞生信徒然

秦州道中

烟波迢遞獨乘槎風景蕭條一望賒
楚語逢人千百種茅檐到處兩三家
燕荒漠漠緣崖路菊照離離夾岸花
記得文山曾此過西風回首意無涯

按察使陳公槐

字公輔生有異質體文弱然善方畧喜身任天下事
慷慨由進士知松溪縣入為刑曹出知武昌府奏治
行第一以患瘡乞休歸里居二年再用薦起知撫州

疾復作力請告得許而宸濠反報至郡東鄙盜王浩
八先受濠金及馬約為內應是日即嘯聚人情益訕
訕公已在告五十日丞久攝事家人趣公曰可以行
矣公奮然起曰國家有急若以解官為辭臣罪當死
即出縛濠使斬之手焚偽檄于通衢是夜發兵襲殺
浩八濠游兵遂不敢復南時郡縣意懷觀望尚稱寧
王公移檄斥言逆濠倡亂神人共憤凡知人臣大義
宜共戮力即請都御史王公節制願為犄角會王公

已檄會諸道兵討賊公遂更募義勇四百人率所部
馳赴軍門而王公已破南昌城次日方發兵迎擊宸
濠湖上而公適至即用公為領哨官復密授方畧使
潛分所部之半設伏黃家渡八字腦諸處及前鋒既
交伏兵呼譟並起賊遂大潰公陳擒首賊瑞昌王拱
枏將軍覲鋌等七人斬首三百餘級又遣公提兵轉
戰沿湖諸處遮截宸濠所俘斬千餘復九江郡撫其
民事平王公身獻俘至浙時公已遷江西按察副使

尚留在軍而王公更奉命還撫江西謂惟公可任事
使押發宸濠詣行在公至留都獻俘面奏目前急務
宜表死節錄功寬脅從恤民困上嘉納之時公泊
舟江上太監張永夜遣少監王文招公過其舟密語
曰上欲得內外官交通宸濠姓名吾已得其籍猶未
上事當若何公力陳其不可謂史載光武燒吏人交
關王郎書使反側子自安近日李文達公奏請內外
官與曹欽通者不問此俱聖主賢相事上宜遠法光

武公宜近學李文達為萬世所頌若此事竟行非但
禍延天下即公亦身為怨數將悔無及矣次日永再
招公執手曰夜來思先生言誠大愛我即盡取篋中
交通書籍對公焚之惟以錢寧陸完六人名上公復
進與永言羣小尊上至欲航海觀普陀且聞聖體違
和嘔血者三此誠可寒心太皇太后命公扈駕正在
今日公宜力勸上回蹕此萬世勲也永乃以危言脅
江彬輩上遂班師值辰州苗反改公湖廣兵備上念

公勞使扈從至京將用之未果會上崩大學士楊公延公至室中日久知公才煩為議遺詔所當行公為條列八事楊公復不果用公亦疾作引歸而御史楊材者初為公武昌屬吏有宿憾乃論公前在郡觀望坐落職嘉靖初錄平濠功僅得賜金綺胡公世寧伍公文定前後力宣其功于朝王公再辭封爵疏亦極言其事有曰諸臣聞臣檄召提兵而來甘粉齏之禍蹈必死之地忠義顯然可見今平難以來羣憎衆疾

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曾無鳴其不平者公即其一也已而王公亦被人言事竟不直公里居復二十年以宿疾作卒于家年八十有一初公起知撫州道遇章楓山先生曰公此行恐功名損于平日公曰先生意謂寧藩耶但彼今挾天子交結中朝脅人誠難與亢若一朝犯順則豫章怨民俱其敵可不煩四方兵也公至郡知宸濠待開府大臣漸不以禮即密啟勸孫公出巡旁

郡集糧厲士馬以防變孫公不能從及公起兵大學
士費公致書獎公倡義尚以時事為憂公答言撫軍
王公才畧絕世天遺此老以拯社稷之難公無憂也
後俱服其卓識公居鄉數為里中興利里中人為公
生立祠奉嘗不絕

咏蛙

井甃秋水清不論公私鳴坎窞未平處還須聽爾聲

知沔陽州楊公茂清

字志澄號芝山父碧川先生年四十五始舉公自兒時
即嗜學步履如老成以父任為鴻臚丞大鴻臚劉公數
稱公曰任子自有奇此唐裴李宋范韓後人也公在散
曹歷九年祿入甚少乃以月奉所積計口晝日而食之
不溢用一錢秩滿出知貴池縣池濱江使傳驛絡民好
訟寔號難治公至相土俗所宜稽故牒為去民所不便
期月間上信下服遂大治時涇縣有王瓚者負青陽富
家周鑑錢欲陷之乃養一丐婦于家及鑑索錢婦死遂

誣鑑殺之守令俱以周富家避嫌莫為白御史檄公往
治公廉知其情乃瓚門有溝陰易朽椽為橋俟鑑至驅
婦出與爭墮橋死即婦不知也遂定瓚罪鑑得免石埭
一楊翁生二子長子有子曰標次子死而其婦與僕奸
翁逐之僕復潛至其家翁指為盜撲殺之是日標在青
陽為所親壽置酒而僕家控謂標所殺繫獄翁歷訴標
在外身當伏罪俱不聽復檄公治公復偵得乃使標具
言青陽酒坐客姓名盡逮至入訊使各在一所每一人

入輒使言客何人若出一口乃斷翁出錢收埋釋標出
後三年公道經其家盡室男女出羅拜且攜一小兒告
曰此標出後所生也非公楊氏斬矣縣中王武與劉廷
璋相結為奸一日廷璋懷偽金過武家武謂其果金也
醉以烈酒殺之使其妻共舁而沈于江公訪得坐武
死吏謂其妻應從坐公曰婦人惟夫所使且吾憐其
兩兒俱裸也銅陵諸生胡弘緒有才試輒高等會其
僕挈家走潛跡所往縛詣縣而僕已得疾死獄中其

家人控胡生遂被繫不得白御史亦下公治公詳鞫之謂生縛其僕以誚令非私治也僕背主應得罪且已先有病遂原胡生公念鄉試期迫即夕具獄牒以上胡生隨出是歲舉于鄉其辨冤獄釋滯多類此由是御史臺監司檄委無虛日在縣未常得煖席旌舉凡十數六年遷知沂州諸部使者聞之嘆曰豈有美如貴池僅得薄遷耶去之日惟敗橐數事圖書蕭然傾一縣人出送無不泣下者在沂一年以才徙知沔

陽復三年其奏治俱如貴池時公性澹于進取遂力
請老歸家居恂然身敦至行比于萬石君與戴南
江諸老為耆會日相唱酬年至九十猶手抄古今野
史叢談里中先輩詩歲必滿篋諸楊推為祭酒焉

河間道中遇童用中口占一律

客思悠悠未得除金陵翹首二旬餘沙飛古道馳羸馬
水溢低田捕小魚休向驛亭貪駐節早趨殿陛聽鳴珮
前驅忽報童司僕喜得臨岐一寄書

參議聞公澤

字美中以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武宗欲南巡與同
官黃鞏陸震等泣諫罰跪午門五日杖三十人俱為
公惋嘆公曰人臣為君父死其分也惟聖主感悟是
望餘何言宸濠反贊大司馬區畫功居多嘉靖改元
進諫南巡者官一級再遷車駕即中掌畿內武選杜
絕請託名赫然出為江西參議便道歸里卒于家公
性篤孝友待族黨俱有恩性沈靜平時恂恂然遇事

立斷不可奪居官志在仗節死職下朝論深器重之

寓寶巖寺答張常甫先生

暫將踪跡寄招提碧水青山意與齊
讀易不知枉駕至開簾已見夕陽西
鷓鴣聲滿前門柳松火烟浮隔澗磯
坐頃先天論未盡重期相過與然藜

知府葉公應驄

字肅卿生而丰骨堅峙卓然若山立步履俱中尺寸
為人尚氣節不肯齷齪與世俗相依阿少讀書潛觀

默解務求合于註疏之外正德中舉進士官刑部主事善執法會上將南巡公與同曹伏闕諫罰跪五日杖之朝瀕死嘉靖初稍遷郎中有相國子用勢為大姦中罪繫付公論論如法無避甲申議大禮公復與廷臣伏闕諍下詔獄又杖之朝又瀕死給事中陳洸者潮州人素鴟張無狀橫虐其鄉御史戴金張日韜藍田奏發其奸六科十三道復合疏盡列其愾酷敗倫納叛諸大不法詔遣刑官往按時洸方以議禮媚

附張璉桂萼諸人相朋結諸曹俱顧縮不敢前共以
屬公公即應詔而南牒御史臺藩臬共論鞫凡七訊
而獄成遂具上寘當大辟其鄉人有手搏猛虎潮民
得所之謠秩滿出知吉安以內艱里居而沈覆出反
誅奏訊官桂萼力從中為辯遂逮公問公荷械言笑
就道及廷鞫諸權貴俱相折辱至不堪公不稍為屈
大聲曰驄故法吏也所持國三尺耳諸公必欲直沈
枉驄任為之其如國法何如鬼神何是日黃霧四塞

次日大風拔巨木有詔從輕擬竟坐公按獄不實罪
落職為民無何洗復橫詆奏意必殺公霍韜益力主
之乃竟謫戍鐵嶺衛得命即挾室而行衛故絕邊控
弦時出入無常開府諸君聞公名每延致上坐問策
公輒為籌畫決勝其遠左諸生亦執經日集門下公
欣然忘其為萬里戍也會以赦放還再值覃恩復其
官卒于家公生平執大義撫掌論天下事忼愾值大
變猝驚才智人不敢吐氣公獨毅然任之指揮可辦

自身瀕死者數矣而不撓不悔為國直臣然竟終老
里門未竟其用論者惜焉

遊天童寺

賞心隨處物吾偕上巳登臨景更佳猶喜山僧能雅淡
不妨詩客共詆諧盃盤狼藉三更月詩墨淋漓萬仞崖
擾擾風塵渾脫擺相將身世到無懷

翰林王介塘先生相

字懋賢生資性絕人復嗜學博綜古今嘗授徒高錢

山中每夜灼一燈誦不輟飢即拾蹲鴟火而啣之或
竟夜不寢隣人俱厭苦之不為止中進士選為庶吉
士讀中秘書愈自勵茹苦若寒士遷編脩以議大禮
逮詔獄竟死杖下年止三十七公豪少尚氣節然處
家庭間更為和易性篤孝諸生所上東脩盡以奉親
無私毫入私室家貧屢空怡如也為文原本六經而
才更橫溢時馳騁莊列間每下筆盈紙雖宿儒先生
望之無不辟易學者稱為介塘先生

題松厓書屋圖

厓松何蒼蒼下護幽人屋夜寒不作聲為讓幽人讀

知縣史公元中

號鹿泉家貧少牧牛田間喜讀書長益慕任俠善射
酒酣橫長稍賦詩人皆以為狂先輩或勸之曰以子
之才但稍治經生業得由甲乙科起家異日立功萬
里未晚也公乃出應諸生試舉于鄉再上公車即謁
選靖江學教諭兩應湖廣四川聘典鄉試稱得人遷

知魚臺縣故瘠瀕河歲復大祲盜賊多有簡瑞者為盜魁善運稍馳劣馬出沒方輿道上莫可踪跡公廉得其親信授以計縱之一日遂縛簡以獻簡卧庭下張目曰吾左手持稍右短兵橫行千里間今為書生掄取天也公笑曰汝輕書生耶即起著短衣持其所用稍運之左右迴旋如舞匹練庭中忽轟然稍斷為三擲示簡曰汝稍豈足用耶簡扣頭稱萬死公繫之獄至冬月將論決簡求見公曰身亦山東男子不

敢負公乞假十日一生別老母公即縱之去衆皆懼
及期先一日簡就獄離魚臺三十里為獨山大盜劉
儀久嘯聚其中有衆數千開府曾公鈺議進剿以公
才屬為前鋒既擇日陳兵禡祭畢公知獨山有謀者
在軍乃命植一竿百步外公手張矢誓曰某以書生
任將兵若一舉滅賊當三矢中此竿時萬目齊注監
司諸將俱色變公從容三發三中呼譟震地是日公
即察得謀者三人釋其縛賜以美酒食笑謂曰汝來

觀吾射耶謀者鼓粟盡吐賊虛實及所入獨山徑道
公立提兵襲其寨擒劉儀還曾公大喜手書平寇第
一功相贈方論薦公會曾公遷制三邊奏復河套即
檄公同事監司以大盜初平留公不果行三年入覲
值曾公為相嵩所害赴市公喟然曰事尚可為耶即
日挂冠歸里當軸曲留之不得因盛供張共祖之都
門時年四十二家居復四十年性喜奇山水每極游
竟月忘返守令思一造見公不可得老益貧惟賣文

以自給所著青蓮集三十卷尚鈔本聞盡為吳中某
薦紳所得刻為已集唯余家藏公詩一卷適史氏脩
家乘就余家寫之

秋思

世事吟邊改流光醉裏過歲收頻下下公賦益多多有
巧窮漁獵無憂隱荔蘿康衢終及見擊壤續堯歌

幽懷無可寄何處起玄暉試問驅華轂曾如入翠微霜
清山有骨雲薄石無衣盡日風搖棘誰家白板扉

出東新關

十年兩度水雲東三徑非無舊菊松
客夢入秋驚落葉交情計日候晨鐘
扁舟暗識曾來路短劍長隨未定蹤
試問尚平家事了幾時杖笠許相從

午次楊湖

豁目烟波氣乍蘇舟人指點出揚湖
風無力處櫓聲細日到中時帆影孤
碧落知晴多鸛雀滄浪入遠只菰蒲
蕭然一葉浮空闊不獨波瀾是畏途

農舍

布穀聲聲叫脫視一犁春雨綠楊村年來底事催租吏
未到秋成夜打門

太子太保先少峯先生

諱生威字廉甫鄴嗣曾大父也年八歲時從侍御公
過淮上客有訪舟中言及河工公侍側即論治河本
末歷歷畫几如見客大驚稍長益讀六經諸子唐宋
大家集各數百過至二十一史古今典故諸書俱覆

覽數四所學博而更精一時宿儒盡出其下以太學
生中應天鄉試謁授鳳陽推官郡故湯沐地城中有
五高墻所隸州縣凡十八寂為劇難治公至申條教
約束法在平而必行前此理曹有胥史五十餘人公
曰滋禽傷稼滋吏傷民即盡罷其猾舞文者裁留重
訥十餘人足給事居郡一年中都人愛之若父母故
事御史出按部必使理官巡前屬耳目理官入謁御
史屏左右出懷中劾耳語移時出以故州縣視理官

常側目望風迎餽恐後公心惡之獨盡卻不受即有
所彈治對御史顯白其短不宥作咕囁語以此所在
稱李公不置公為人簡默飲酒不勝杯杓與郡太守
張君齊雲同官交最深張君年少美言詞日召客燕
集酒行百觴然每置酒非公至輒不驩常曰李公雖
不言不飲酒然客有李公遂若真氣滿四座未幾張
君以遷去別公留連不已代到日董君其人毛摯深
刻用法酷公數持不可反其獄董君積憤憤不平日

夜詢公隙無有乃造為蜚語謗公公嘆曰蝮遇手則
螫手遇足則螫足吾家有薄田可耕乃與若曹角勝
負毋為也公有弟曰生文為鳳陽衛參軍即日兄弟
並移病乘柴車行郡中爭出祖道騎馭數十里賢大
夫為賦鹿門二隱詩公家居廉約每種瓜則食瓜種
豆則食豆未嘗重味一葛冠褐袍十餘年時里中張
大司馬操文柄嘗大集郡中名士客俱盛被服雍容
公攬敝衣直上坐既罷門外車從交錯獨公從一髯

奴孱而別張公目送久之曰此真長者客也卒年七十五以孫樞守貴陽功追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奉輓大宗伯遠峯汪公

大星昨夜實三台黯黯重雲翳不開罷市尚聞行道哭
輟朝深動至尊哀千年已託山阿體一代今論燕許才
惟有感恩門下士重披劍草為登臺

贈葉柳沙司理

昔聞楚郡歌神父今見明州效楚歌日出丹山開麗照

月明鑑水靜微波決平張尉無今古積德于公孰少多
欲借侯君還一載黃扉久已待鳴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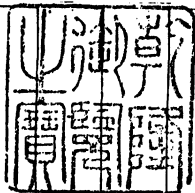
刑部邵公城

號守齊隆慶中進士授興化府推官舉治行第一以
與當事忤稍遷同知永州府值鄉試公為同考官時
江陵相國子赴試主者徧屬諸考官錄其子公獨執
不可及公閱一卷心知為相國兒即大勒數行及他
考官覓得見已被抹乃止出闈遷刑部即至京而江

陵已聞抃卷事大怒將中公危法公度不可久居遂
拂衣歸與同里屠緯真儀部日觴咏為樂緯真心重
公為人其交甚驩晚年共栖心要道公竟老家居不
出士論惜之

歸里中自咏呈屠緯真儀部

九衢不復上長安歸養湖南竹數竿色染縹絲栽野服
香吹藤葉對僧餐閒尋入翠成私路幽夢隨花繞藥闌
從此脫然辭世網故人相見有餘歡



甬上耆舊詩卷十三